

腊月廿三 祭灶王爷

小年是我国汉族传统节日，也被称为谢灶、祭灶节、灶王节、祭灶。汉族传统节日，也被称为谢灶、祭灶节、灶王节、祭灶。在不同的地方日期不同，在农历腊月廿三或廿四或廿五（民俗专家说，在古代，过小年有“官三民四船五”的传统，也就是说，官家的小年是腊月廿三，百姓家的是腊月廿四，而水上人家则是腊月廿五。像北方，在北宋以前都是政治中心，受官气影响较重，因此小年多为腊月廿三；相反，南方远离政治中心，小年便为腊月廿四；而鄱阳湖等沿湖的居民，则保留了船家的传统，小年定在腊月廿五，“无论是哪天过小年，人们辞旧迎新的愿望却是一致的”。）



习俗

◆ 剪窗花

所有准备工作中，剪贴窗花是最盛行的民俗活动。内容有各种动、植物等掌故，如喜鹊登梅，燕穿桃柳，孔雀戏牡丹，狮子滚绣球，三羊（阳）开泰，二龙

戏珠，鹿鹤桐椿（六合同春），五蝠（福）捧寿，犀牛望月，莲（连）年有鱼（馐），鸳鸯戏水，刘海戏金蝉，和合二仙等等。

◆ 洗浴

大人、小孩都要洗浴、理发。汉族民间有“有钱没钱，剃头过年”的说法。吕梁地区讲究腊月廿七洗脚。这天傍晚，婆姨娘子都用开水洗脚。不懂事的女孩子，

大人们也要帮她把脚擦洗干净，不留一点污秽。汉族民间有“腊月廿七，婆姨娘子都洗脚。一个不洗脚，流脓害水七个月”的俗语。

◆ 吃关东糖

关东糖又称灶王糖、大块糖。一年之中，只有在小年前后才有出售。关东糖是用麦芽、小米熬制而成的糖制品，它是祭灶神用的。清人写的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记载：清代祭灶，供品中就有“关东糖”、“糖饼”。关东糖在东北的农村、城市里，大街小巷、街市上，都有小贩叫卖：“大块

糖，大块糖，又酥又香的大块糖。”乳白色的大块糖，放在方盘上，一般有三寸长，一寸宽，扁平，呈丝条状。新做的大块糖，放在嘴里一咬，又酥又香，有粘性，有一种特殊风味，是关东男女老少都十分喜爱的一种糖。它已从灶王爷的祭桌上走下来，广为百姓享用。

◆ 婚嫁

过了廿三，汉族民间认为诸神上了天，百无禁忌。娶媳妇、聘闺女不用择日子，称为赶乱婚。直至年底，举行结婚典

礼的特别多。民谣有“岁晏乡村嫁娶忙，宜春帖子逗春光。灯前姊妹私相语，守岁今年是洞房”的说法。

过小年吃什么

祭灶节，民间讲究吃饺子，取意“送行饺子迎风面”。山区多吃糕和荞面。晋东南地区，流行吃炒玉米的习俗，民谣有“二十三，不吃炒，大年初一锅倒”的说法。人们喜欢将炒玉米用麦芽糖粘起来，冰冻成块，吃起来酥脆香甜。

民间传说，灶王爷上天专门告人间罪恶，一旦被告，大罪要减寿三百天，小罪要减寿一百天。在《太上感应篇》里，又有“司命随其轻重，夺其纪算”的记述。

司命即指灶君，算为一百天，纪指十二年。在这里，重罪判罚又增加到减寿十二年了。所以在祭灶时，要打点一下灶君，求其高抬贵手。

在晋北地区流传着“腊月廿三、灶王爷您上天，嘴里吃了糖饧板，玉皇面前免开言，回到咱家过大年，有米有面有衣穿”的民歌，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。

万马奔腾话灶王爷

■ 孙晋才

这些事都是听我爷爷奶奶说的。

传说中的灶王爷，原本是天上御膳房的一名伙夫。因烧火不慎，烧了御膳房，被玉帝罚下人间受苦。然而他却投胎到人间一户姓张的富户人家，名叫张万昌。长大娶妻郭丁香，夫妻和睦，过着衣食无忧的享乐生活。后来被玉帝知道了，勃然大怒，责令太白金星施法，让他受苦。于是太白金星派一名仙女下凡，变成王海棠去拆散张万昌与郭丁香的婚姻，这就是童叟皆知，广为流传的张郎休妻的故事。

张郎被王海棠的美貌迷住了，休了郭丁香娶了王海棠，郭丁香只好另嫁他人。

王海棠挥金如土，不几年，张家败落了。最后，水净鹅飞，家产精光，王海棠也离他而去，张万昌只好以讨饭为生，没过几年双目失明，苦不可言，真正受到了上天的惩罚。

一天，正值寒冬腊月，张万昌讨饭来到前妻郭丁香门口，郭丁香一眼

就认出来他。出于她的善良，又念旧情给他做了一碗面，并把自己的头钗插在面上。张万昌接过面，狼吞虎咽，猛然觉得有一硬物，用手一摸，是一根头钗，他慢慢想明白了，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前妻郭丁香。他又羞又愧，思绪万千，再也吃不下去了，巴不得找个石头缝也要钻进去。于是他把碗一扔，东摸西摸进了伙房，他仍然觉得脸上发热没地方藏，想找个洞钻进去，正巧摸到了锅灶口，他不顾一切地使劲往里钻。由于又饿又冷，身体虚弱，不一会就气绝了。这一天便是腊月二十三。事后玉帝因他罪满，死于灶内，封他为灶王爷。命他专门在人间观察年景和人们的生活情况，每一年岁末向玉帝汇报，腊月二十四起程，大年三十再回到人间。

人们为了给这位朝夕相处的灶王爷送行，每年在腊月二十三的晚上给他送纸钱，并且还给他送一匹“宝马”。所以家家户户扎马。我小的时

候，奶奶做，我在一边看。首先把秫秸的篾子剥下来，把秫秸糝分三个长短不等的段子，最长的当马蹄子。然后用篾子按马的形状串起来，再用花纸剪成马鞍子放在马背上，用小黑豆摞在马头的两边作马眼，用尕毛作马尾巴，形象极了。奶奶说：“这还不行，必须用公鸡冠子上的血给它开光，这样才有灵性。”

奶奶看了看我，又说：“到了腊月二十三日晚上，天黑下来，家家户户祭灶开始了，人们边烧纸钱和‘宝马’边祷告，希望灶王爷到了玉帝那儿，替老百姓多说好话，把人间的疾苦告知玉帝，让人间风调雨顺，过上好日子。并且燃放鞭炮为灶王爷送行。可想这一户一匹马送上天，真是万马奔腾，灶王爷该多风光啊！”

祭灶完毕，我问奶奶，灶王爷多会儿能到天宫见玉帝，能替咱家祈福吧？奶奶笑了，把我搂在怀里说，他要不为咱老百姓说话办事，党纪国法是不会容他的。

扫尘除灰迎新年

■ 李海流

每临春节，家家户户都要进行一次大扫除。人们喷刷房子、清洗家具，拆洗被褥，古称“扫年”。有钱没钱，洗洗过年，“扫尘”就是一种春节前全民大扫除的传统习俗。扫尘由来已久。“帚”字已见于甲骨文。陕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上，就有“子持帚洒扫形”的铭文。可见，人们在几千年以前就用扫帚扫除了。《礼记》中，有“凡内外，鸡初鸣……洒扫室堂及庭”的记事。这说明，人们在很早以前就知道污秽、尘埃与传播疾病有关。

扫尘之日，全家上下齐动手，用心打扫房屋、庭院，擦洗锅碗、拆洗被褥，干干净净迎接新年。其实，人们借助“尘”与“陈”的谐音表达除陈、除旧的意愿。

小时候在乡下扫尘，是件苦累不堪的活。事先要去集市上买来扫尘笤帚，我家住在微山湖畔，这种笤帚是用微山湖中的芦花绑在长竹竿上制成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乡下的房子大多是泥木结构，一年下来屋内的房梁上蛛网垂挂，尘垢累累，用这种芦花扫帚扫除比较方便省事。扫除屋顶、房梁上的灰尘，是扫尘的重头戏。此时，母亲戴着斗笠，扎着围裙，拿着扫帚，有计划地从房屋的木棒上扫到墙上，从里间扫到外间。在此过程中，尘土飞扬，常熏得人睁不开眼。一天忙下来，母亲的两个鼻孔都变成了黑色。房子多而分散的农家，往往需要两三天才能把这些灰尘赶跑。

把尘扫下来，还要请出去。这更是麻烦活，要把屋内所有能移动的家俱都挪离原有位置，把躲在旮旯里的积年尘垢都清扫出来，碰上那些笨重的花床、大橱等等，就得一家人全部出动才能挪动。大人忙得热火朝天，小孩子也不闲着，被支使着拾掇小件，比如把凳子、椅子拿到池塘边清洗，或者擦拭家具缝隙里的灰尘。

扫尘最忙的是母亲，等扫完擦完还要把家里的被子、帐子都洗掉。那几天的池塘里，水面上都漂浮着花色各异的被面床单和帐子。乡亲们两两结对，抡着棒槌敲打衣被，末了绞干水，再抖开来，“哗”一声，床单或被面就把小半个水面铺满了……如此循环几次，这一天终于是在洗涮中过去了。

后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乡亲们逐步拆掉旧屋造起了楼房，许多人还在城里买了商品房，扫尘的旧俗渐行渐远。现在我也有自己的家室，虽然年前还要照例打扫一番，但砖混结构楼房显然没那么多尘垢；加上生活习惯改变，家里每周至少打扫一次，所以最终的扫尘已经省力很多，也就没有了那种仪式感。只是，依旧怀念小时村中池塘里漂满花花绿绿衣被的情景，以及此起彼伏的棒槌敲击声。